



聊齋志異中的冤獄疑案

(外一種)

群 众 出 版 社

《聊斋志异》中的冤狱疑案

(外一种)

本 社 编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聊斋志异》中的冤狱疑案（外一种）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3.75印张 77千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2000册 定价：0.35元

编 者 的 话

本书共选案例十五篇：前八篇选自《聊斋志异》，后七篇选自《折狱龟鉴》。

《聊斋志异》是清朝蒲松龄（1640—1715）所著的短篇小说集。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情况，故事曲折，描写生动。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折狱龟鉴》是宋朝郑克在五代和凝的《疑狱集》一书的基础上，增补编成共八卷。清朝光绪四年，胡文炳又采录史书等辑成《折狱龟鉴补》六卷，并与《折狱龟鉴》合刊为一书。本书所收七篇，均出《折狱龟鉴补》。

本书所选案例，有的是纪实，有的是文人创作。都指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也指出主观臆断、轻信口供、刑讯逼供等的危害性，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九六二年，本社曾将以上二部分案例分别编印出版，现合刊为一书，对所选《聊斋志异》各篇也作了标点和注释。

群众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聊斋志异》中的冤狱疑案

冤狱.....	(1)
胭脂.....	(10)
于中丞.....	(33)
折狱.....	(38)
诗谳.....	(49)
太原狱.....	(55)
新郑狱.....	(59)
席方平.....	(63)

《折狱龟鉴》故事选译

盗赃宜确.....	(79)
赂奴探信.....	(84)
仇诬盗首.....	(87)
风闻奸毙.....	(91)
眼线不足恃.....	(99)

诬控杀父.....	(106)
妓饰无异.....	(109)

冤 狱

朱生，阳谷^①人。少年佻达^②，喜诙谐^③。因丧偶，往求媒媼^④。遇其邻人之妻，睨^⑤之美，戏谓媼曰：“适睹尊邻，风雅妙丽。若我求凰，渠^⑥可也。”媼亦戏曰：“请杀其男子，我为君图之。”朱笑曰：“诺”。更月余，邻人出责负^⑦，被杀于野。邑令^⑧拘邻保，血肤取实^⑨，究无端绪。惟媒媼述相谑之辞，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邻妇与私，拷掠^⑩之，五毒^⑪惨至。妇不能堪，诬伏^⑫。又讯朱。朱曰：“细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使冤死，而又加以不节之名，纵鬼神无知，予心何忍乎？我实供之可矣：欲杀夫而娶其妇，皆我之为，妇实不之知也。”问：“何凭？”答言：“血衣可证。”及使人搜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复苏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证据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归告母

曰：“予我衣，死也；即不与，亦死也。均之死，故迟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时，取衣出，付之。令审其迹确^⑬，拟斩。再驳再审，无异词。经年余，决^⑭有日矣。令方虑囚^⑮，忽一人直上公堂，怒目^⑯视令而大骂曰：“如此愤愤^⑰，何足临民^⑱！”隶役数十辈，将共执之。其人振臂一挥，颓然仆^⑲。令惧，欲逃。其人大言曰：“我关帝前周将军^⑳也。昏官若动，即便诛却^㉑！”令战惧悚^㉒听。其人曰：“杀人者，乃官标也，于朱某何与？”言已，倒地，气若绝。少顷而醒，面无人色。及问其人，则官标也。撈之，尽服其罪。盖官素不逞^㉓，知其讨负而归，意腰橐^㉔必富；及杀之，竟无所得。闻朱诬服，窃自幸。是日身入公门，殊不自知。令问朱血衣所自来，朱亦不之知。唤其母鞠^㉕之，则割臂所染。验其左臂，刀痕犹未平也。令亦愕然。后以此被参揭^㉖免官，罚赎羁留^㉗而死。年余，邻母欲嫁其妇：妇感朱义，遂嫁之。

异史氏^㉘曰：“讼狱乃居官之首务，培阴鹭^㉙，灭天理，皆在于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污暴，固乖天和^㉚；淹滞因循^㉛，亦伤民命。一人兴讼，则数农失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岂故之细哉！余尝谓为官者，不滥受词讼，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

羈候；若无疑难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邻里愚民，山村豪气，偶因鹅鸭之争，致起雀鼠^②之忿，此不过借官宰之一言，以为凭定而已。无用全人，只须两造^③，笞杖立加，葛藤悉断，所谓神明之宰非耶？每见今之听讼者矣：一票既出，若或忘之，摄牒者^④入手未盈，不令消见官之票；承刑者^⑤润笔^⑥不饱，不肯悬听审之牌。朦蔽因循，动经岁月，不及登长吏之庭，而皮骨已尽矣。而俨然^⑦而民上也者，偃^⑧息在床，漠若无事。宁知水火狱中，有无数冤魂，伸颈延息，以望拔救耶！然在奸民之凶顽，固无足惜；而在良民之株累^⑨，亦复何堪？况且无辜之干连，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于奸民。何以故？奸民难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隶^⑩之所殴骂，胥徒^⑪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身入公门，如陷汤火，早结一日之案，则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顾奄奄堂上若死人，似恐豁壑之不遽饱^⑫，而故假之以岁时^⑬也者？虽非酷暴，而其实厥罪维均^⑭矣。尝见一词^⑮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过三数人，其余皆无辜之赤子^⑯，妄被罗织^⑰者也。或平昔以睚眦^⑱开嫌，或当前以怀璧致罪^⑲。故兴讼者以其全刁谋正案，而以其余毒复小讐^⑳。带一名于纸尾，遂成附骨之疽^㉑；受万罪于公门，竟属切肤之痛。人跪亦跪，

状若鸟集；人出亦出，还同猱系^②。而究之官问不及，吏诘不至，其实一无所用。只足以破产倾家，饱蠹^③役之贪囊；鬻子典妻^④，泄小人之私愤而已。深愿为官者，每投到时，略一审诘，当逐逐之，不当逐芟^⑤之。不过一濡毫^⑥、一动腕之间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养多少元气。从政者曾不一念及此，又何必桁杨^⑦刀锯能杀人哉！”

①阳谷——今山东省阳谷县。

②佻达——轻薄、

不庄重。佻音 tiāo。

③诙谑——语言嘲笑带有风趣。

谑，音 xuè，开玩笑。

④媼——音 ǎo，对妇人的通称。

⑤睨——音 nì，斜视。

⑥渠——彼，她。

⑦责负——讨债。

⑧邑令——县长。邑令、邑

宰、知县、县令等都是个意思。

⑨血肤取实——用

酷刑拷打逼取口供。

⑩榜掠——拷打。

⑪五

毒——一般指手铐、脚镣、板子、拶子、夹棍。

⑫诬

服——蒙冤屈服。

⑬迹确——证据确凿。

⑭决一

处决。

⑮虑囚——虑通录，对在押囚犯进行复查审

理。

⑯怒目——愤怒地瞪着眼睛。

⑰愤愤——

糊涂。愤音 kuī。

⑱临民——治理百姓。

⑲颓然

并仆——倒了一片。

⑳关帝——关羽。周将军——周

仓。

㉑诛却——杀掉。

㉒战——同颤。悚——

恐惧。

㉓素——平时。不逞——为非作歹。

㉔

囊——音 tuó。袋子。

㉕鞫——音 jū。审讯，查问。

- ②⑥参揭——参劾。揭，揭发、检举。 ②⑦羁留——拘押。
- ②⑧异史氏——作者蒲松龄自称。以下诸篇同。
- ②⑨阴骘——阴德。骘音zhì。 ③⑩乖——违背。天和——大自然的和气。
- ③⑪淹滞——沉滞，不流畅。因循——照旧不改。拖沓、疲塌。
- ③⑫雀鼠——指打官司。语出《诗经》：“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意思说雀和鼠能够毁坏人家的房屋，就象打官司能使人倾家荡产一样。因而以雀鼠为打官司的代词。
- ③⑬两造——指原告和被告。造是到的意思。
- ③⑭摄牒者——执拘捕票的人。
- ③⑮承刑者——主办案件的人。
- ③⑯润笔——本指给卖字画、文章的人以酬劳的雅称。语出《隋书》：隋高祖叫李德林起草诏书，高颀戏说笔干了。郑译说：不得一钱，何以润笔？此处指书吏索取贿赂。
- ③⑰俨然——庄严。
- ③⑱偃——仰面躺下。
- ③⑲株累——株连。
- ④⑰皂隶——指旧时衙门里的差役。皂同皂。
- ④⑱胥徒——小官吏。
- ④⑲谿壑——谿音xí，虚。谿壑，指贪囊。遽——音ju，急。遽饱，急于填饱。
- ④⑳故假之以岁时——故意多给他们一些时间。
- ④㉑厥——其，维——此处犹是的意思。均——一样、相同的意思。
- ④㉒一词——一个案件。
- ④㉓赤子——指老百姓。
- ④㉔罗织——给无辜的人栽诬罪名进行陷害。
- ④㉕睚眦——音yáozì，怒视，借指小的怨恨。
- ④㉖怀璧致罪——璧，美玉。怀藏美玉。比喻有才能或家境富裕。语出《左传》：“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比喻老百姓本来无罪，但因家里有财产，成为敲诈勒索的对象，所以就变成有罪的了。
- ④㉗讐——仇。
- ④㉘附骨之疽——疽，音jū，毒疮。附骨

之疽，指生在骨头上的毒疮，更加痛苦而不易除掉。

⑤②猱——猱音náo，古书上说的一种猴子。⑤③蠹——

音dù，木中的蛀虫。比喻侵耗财物。⑤④鬻——音yù，卖。

典——典当。⑤⑤芟——音shān，删除，除去。

⑤⑥濡毫——蘸笔。⑤⑦桁杨——刑具。桁音hàng。

【译文】

朱生，阳谷县人。年纪很轻，生性轻浮放荡，喜欢开玩笑。因为老婆死了，去找媒婆说亲，看见媒婆一个邻居的妻子，长得美貌，便和媒婆开玩笑说：“刚才看你那个邻居倒很漂亮，要是我娶老婆，象她这样就很不错。”媒婆也开玩笑说：“你要把她的男人杀了，我就帮你想办法。”朱生笑道：“好啊！”

过了一个多月，媒婆的那个邻居出外讨债，在野外被人杀死了。县官把四邻地保都捉去责打追究，却毫无破案头绪；只有媒婆所说和朱某互相开玩笑的话，可以作为线索。因此县官就怀疑朱生是凶手，把他捉来审问。但朱生怎样也不承认。县官又怀疑那个女人和他有奸情，也把她捉来，用尽苦刑逼供，妇女受不住，便屈打成招，承认是她杀害了丈夫。又审问朱生，朱生说：“她年轻体弱受不了苦刑，刚才所说的完全是乱说的。如果让她含冤而死，而又背个不贞节的名声，纵然神鬼无知，我也于心不忍。现在我说了实话罢：我因为想要她为妻所以杀了她的丈夫，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事，这个女人实在什么也不知道。”县官问：“有什么证据？”朱生答：“有血衣可以作证。”县官就派人到他家

里搜查，却找不到血衣。于是又毒打他，打得他死去活来好几次。朱生就说道：“这是因为我母亲怕我会被处死，不忍拿出证据，需我自己回家去取。”于是又把朱生押回家里，他对母亲说：“交出血衣来要被处死，不交出来也要死，横竖都是死，迟死不如早死，免得活受罪。”母亲听了大哭，就走到房里去，隔一会，果然拿了血衣出来，交给县官。县官检验后，认为证据确凿，就把朱生判处死刑，后来送给上司审核，上司退回来再审，口供也一致。

过了一年多，朱生处斩的日期快到了。一天，当县官正在审查犯人罪状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闯上公堂，怒气冲冲地指着县官大骂道：“你这个糊涂蛋，怎能管理老百姓！”这时，几十个差人一拥而上，待要拿那人；那个人举起手臂一挥，差人都跌倒在地。县官大惊，想溜走。那人大喝道：“我就是关大帝驾前的周将军，昏官如敢动一动，马上就杀死你。”县官非常害怕，只得听他说。那人又说道：“杀人的是官标，与朱生有什么关系！”那人说完话就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一会儿醒来，面无人色。县官问他是什么人，才知道他就是官标。拷问结果，官标完全招认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官标素来不安分守己，知道被害人讨债回来，想他腰包里一定有很多钱，就杀死他，那里知道被害人身边一个钱也没有。后来听说朱生屈打成招了，心里暗自高兴。那一日，他恍恍惚惚地走进了衙门，也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县官讯问朱生：“血衣是从那里来的？”朱生自己也不知道。再把他母亲传来讯问，才知道这血衣是他母亲割伤自己手臂，用血染成的。检验她的左臂，果然有一条刀痕还没有平复。县官看得目瞪口呆。以后县官就因这桩事情被人告发，

丢了官，还受到罚金赎罪的处分。后来就死在监牢里了。

一年后，被害人的母亲要她媳妇嫁人，那妇女因感激朱生的义气，就嫁给了他。

异史氏说：“断案子是作官的首要任务。或者是积阴功，或者是伤天理，关键都在这里，所以不能不慎重。性情急躁和贪污残暴，固然违背上天的平和之气；停顿拖沓，也会伤害百姓的性命。一个人打官司，会使好些农民耽误农时；一件案子构成，会有十家破产：难道这是小事吗？我常常说：做官的人，不胡乱接受状词，就是作了最大的好事。而且，不是重大的情节，就不必要拘留人在此等候；没有难以解决的疑问，又何必犹豫不决呢？即便居民中见识浅陋的人，或者山村里脾气粗暴的人，偶然为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涉讼公堂，也不过是想借重官长的一句话，作为论定是非的标准。用不着全部有关系的人，只要打官司的双方就够了。该打的打，纠纷立时断清解决，难道‘神明的县官’不是这样吗？常常看见现在的审案子，一张传票发出，就好象把这件事忘掉了。拿着传票的差役们，没有收到足够的贿赂，决不会缴消这张见官的传票。师爷们所谓‘润笔’的费用收得不满足，也不肯把开审的牌子挂出来。这些蒙混拖延下来，动不动就是成年累月，等不到上堂打官司，早已经消耗得精疲力尽了。可是，高居在百姓头上的官长，却很舒适地躺卧床上，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哪里知道在水深火热的牢狱里，有无数冤枉的罪犯，伸着脖子，奄奄一息地等待着救援出来呢！当然，凶暴顽劣的坏人，是不值得顾惜的；但是，善良的人受到连累，怎么能够忍受得了呢？况且，没有罪而受到连累的，往往是坏人少而好人多，而好人受害的惨

状，比起坏人来，更要加倍。为什么呢？坏人不容易受虐待，好人却容易受欺负。衙役所打骂的，科房师爷所勒索的，都是找善良的人，好施行威迫。人要是进了衙门，就好象陷在热汤烈火之中，官司早了结一天，就早安生一天。究竟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公堂上萎靡得象死人一样的官长，似乎怕那无厌的贪囊一时不能填满，故意延长岁月。这样，看起来虽然不是残酷暴虐，而实际上所造成的罪恶是一样的。通常一宗案件里，最关紧要不能缺少的，不过三几个人，其余都是无罪良民胡乱被攀扯在内的。有的不过是因为平日对人瞪了一瞪眼得罪了人，有的因为眼下家境富裕招来飞祸，告状的把他的全副刁滑本领放在正案上。也用捎带的诬陷报复一些细小的怨仇。受祸的只要状子上带上了一个名字，就成了贴骨的毒瘤，在衙门中受尽千千万万的折磨，痛苦万状。旁人下跪，自己也随着下跪，好象一群鸟落下来一般；旁人出来，自己也出来，又象被拴着的猴子一般。实际上，官问不到他，吏查不到他，在本案中一点也用不到他，只能使他倾家荡产，去填满恶劣衙役那填不满的口袋；卖掉儿女典押妻子，去发泄小人的私人仇恨。我深切地希望做官的，每当有人投到衙门来的时候，略加审问，应当轰下去的就轰下去，不当轰的就删减一些。不过是一动笔一抬手的时间，就保全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培养住多少元气！当政的人向来不注意到这些，哪里等到使用枷锁刑具才是杀害百姓呢？”

胭 脂

东昌^①卞氏，业牛医者，有女小，字胭脂，才姿慧丽^②。父宝爱之，欲占凤^③于清门，而世族鄙其寒贱，不屑缔盟，以故及笄未字^④。对户龚姓之妻王氏，佻脱善谑^⑤，女闺中谈友也。一日，送至门，见一少年过，白服裙帽，丰采甚都^⑥。女意似动，秋波横转^⑦之。少年俯其首，趋^⑧而去。去既远，女犹凝眺^⑨。王窥其意，戏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无憾。”女晕红上颊，脉脉^⑩不作一语。王问：“识此郎否？”答曰：“不识。”王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与同里，故识之。世间男子，无其温婉。今衣素，以妻服未阕^⑪也。娘子如有意，当寄语委冰^⑫焉。”女无言。王笑而去。数日无耗，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萦念颇苦。渐废饮食，寝疾惓顿^⑬。王氏适来省视，研诘^⑭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但尔日别后，即觉忽忽不快，延命假息^⑮，朝暮人^⑯也。”王小语曰：“我家男子，负贩未归，尚无人致声鄂郎。”

芳体违和^⑰，非为此否？”女颦^⑱颜良久。王戏之曰：“果为此者，病已至是，尚何顾忌？先令夜来一聚，彼岂不肯？”女叹息曰：“事至此，已不能羞^⑲。但渠不嫌寒贱，即遣媒来，疾当愈；若私约则断断不可。”王颔之遂去。王幼时与邻生宿介通。既嫁，宿侦夫他出，辄寻旧好。是夜宿适来，因述女言为笑，戏嘱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闻之窃喜，幸其机之可乘也。将与妇谋，又恐其妒。乃假无心之词，问女家闺闼甚悉。次夜逾垣入，直达女所。以指叩窗，内问：“谁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为百年，不为一夕。郎果爱妾，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从命。”宿姑诺之，苦求一握纤腕为信。女不忍过拒，力疾^⑳启扉。宿遽入，即抱求欢。女无力撑拒，仆地上，气息不续。宿急曳之，女曰：“何来恶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温驯，知妾病由，当相怜恤，何遂狂暴如此！若复尔尔，便当呜呼，品行亏损，两无所益！”宿恐假迹败露，不敢复强，但请后会。女以亲迎为期。宿以为远，又请之。女厌纠缠，约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许。宿捉足解绣履而去。女呼之返，曰：“身已许君，复何吝惜？但恐‘画虎成犬’，致貽污谤。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负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